

散文組
佳作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7屆(113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游涵宇**

就讀系別：**醫學系三年級**

得獎作品：**去台南的路上**

得獎感言：

謝謝楓城給我這個機會發揮自己，我會繼續努力

去台南的路上

醫學三 游涵宇

寒假快結束的時候，我按照計畫坐高鐵到台南找你。

從你回家之後的三個禮拜不見到你的日子，倒也沒有我想像中的寂寞。我照常往返宜蘭跟台北，跟越來越少的親戚過年，體驗了第一次到台東南端的部落，跟著社團做些訪談，為暑假的服務隊準備。只是在某些短暫的時刻，例如吃到最想念的林場肉羹、躺在最喜歡的老家軟床上、開車馳騁在台九線上看見台東最藍的海的時候，我想像如果是你在我身邊，你會是什麼樣的表情，那些瞬間的空虛累積起來，漫長的寒假就變得有點太過安靜了。

19度的台北不算太冷，但潮濕如小狗鼻子的空氣讓我猶豫後多套了一件大衣才出門。從寒假開始以來天氣都是這樣沉悶，麻木得沒有一點起伏，這也反映在我早上總是腫得阻塞的喉嚨還有乾燥的鼻黏膜上，但我有種感覺這些在半天之後會獲得全面的改善。早上七點的高鐵站冷清，但看著螢幕上列車到站時間慢慢靠近，因為早起所以昏沉的腦袋似乎也跟著甦醒並漸漸雀躍起來了。列車進站時颳起一陣風，我輕飄飄地上了車，一路往南。

我想到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大一剛開學時我到棒球場跟著練習，為壘球比賽做準備，那時對任何陌生的面孔都友善，我與他們互相微笑，唯獨你經過的時候，我在瞬間就知道要將視線移開。才剛結束一段戀情的時候都會疲累，害怕再次掉進一樣的圈套，但從那匆匆一瞥看到的眉宇跟黝黑的皮

膚，我想那肯定是會再刺痛我的所有元素。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儘管我是多麼想避免你，但朋友圈還是免不了的就重疊在一起，我從剛認識的朋友口中知道了更多關於你的事。他們說你來自北高雄一個我沒聽過的小鎮，他們說你就像典型的男校動物，驅使你的只有運動跟異性，但他們又說你太不像已經來台北一年的重考生，在你身上感受不到因為繁重課業產生的壓力賀爾蒙，也從不見你為了數字發愁或與人交惡。我說我是個有理性的人，應該親自去驗證這些對人的褒貶，所以後來整個學期我都跟你一起在思亮館做實驗，看一些像是動物的腦或是人的組織之類的玻片。福馬林的味道太嗆鼻，也許是它造成的那一點神經毒性，看到你努力嘗試扮演一個技術純熟的外科醫生，卻在我一轉頭時又笨拙地把青蛙血管戳破、面對大鼠屍體嚇得只能發愣的時候，竟然開始覺得你有種奇特的吸引力，我知道有些情誼正在向下紮根，心中充滿了無以發洩的、橫衝直撞的暖流，但我說，我是個有理性的人，所以我繼續埋首血肉模糊的解剖盤，拒絕再想下去。

車子過了大台北之後就幾乎沒有看到隧道，窗戶被點亮了之後就不再熄滅，我不禁眯起眼。我不習慣坐車，對於終其一生都住在樓梯公寓裡的台北人來說，搭車所經過的土地面積大的令人感到莫名恐懼、開闊視野下開展的景色的讓人幾乎瞎了眼，我想我就是一隻城市老鼠，習慣在狹縫中競爭，企圖找到那一點點的成就感或愛，卻又因害怕一失足就掉進充滿沼氣的水溝裡，創傷讓我總是畏首畏尾。

景色從髒灰色的高樓變成工廠，又從鐵皮屋舍變成早春的農田。列車快速的通過溪

州，我想到前男友就是來自那裡，空降在我的生活中。他說他是個鄉下人，家裡做抽地下水跟種芭樂之類的事。我喜歡他的膚色，喜歡他為了在陌生的台北生存下去，打好幾份工，喜歡他寫論文的時候緊皺的眉頭，他的一切都讓我感到新奇。然而他在某個瞬間又無聲無息地走了，像被西岸的潮流帶走的沙洲，我站在沙灘上看著自己握住的沙從指縫逃脫。想到這裡時濁水溪已經被列車拋在身後了，我也不想再回頭。

手機的定位在我剛出發的時候顯示你離我 200 公里那麼遠，而左邊的靠窗座位在到了雲林之後就被陽光直射，即使早在與你的距離只剩 152 公里的時候我就把羽絨外套脫下，但在 51 公里的時候我仍然開始後悔行李箱裝了太多衣服，夾在椅背跟背之間的毛衣正在吸收汗水。離終點越近我就越浮躁，本來想聽音樂解悶，等我意識到的時候歌單不知道已經被我快轉了多少，我想應該是氣溫的關係。

有次一群朋友相約，考完試後騎車到木柵的山上。天氣悶熱，每個目的地都因為疫情所以人煙稀少，整趟旅行充滿了無趣。但我還是待到了最後，跑了一整天直到油箱見底。回程我跟你和平東路上走往不同方向，在看不到你的那個瞬間我覺得自己的心臟咚的沉了下去，那樣的心情持續到隔天早上。我根本記不清其他人的車型或當天穿的衣服，卻記得你的車牌號碼，跟我的完全一樣，只是順序不同。那天睡著之後我做了一個綿長的夢，你像白天的時候那樣騎在我面前，過彎、加速、停等紅燈，山路蜿蜒，我們像一前一後的像旋轉木馬，繞著繞著我卻始終勾不著，但我知道在我醒來之前，即使看不見你的臉，我都會在後面繼續追著追著。

在那之後幾天梅雨季就到了，情感在那

段山路上累積成雲，在下山之後雨就摔了下來，打在曬得快要龜裂的柏油路上，鬆動了快要乾死的樹腳底下的土壤。我像夏天的西北雨一樣，無視都市的熱島效應，拋開所謂應不應該或會不會受傷的想法，我又再次義無反顧的進攻。和上次不一樣的是，我不再嘗試讓自己變成對方想要的樣子，畢竟是你告訴我，毫不遷就、沒有保留的揮棒才能打出真正的力量。

終於到沙崙了，我準備換搭火車。月台上無風，車窗外無雲。那天的天氣也一樣，我們在天數圖外面繞著繞著不發一語，最後我終於打破沉默。

「如果我們就這樣一直當朋友，這會是你想要的嗎？」我是假裝頭暈目眩，狀態不佳的投手，每一句話都是疲軟的直球，甜得引誘人打擊。

「不是。」你握著決定權的球棒，謹慎選球。

「本來想說期末考完要去台南玩，那我覺得我還是把高鐵票錢省下來好了。」投手似乎失去耐性了，猛然就是一陣暴投。

「我的意思是，我會陪你，但我不想再繼續只當朋友了。」打者急於結束比賽，大棒一揮擊中球心，這是一記再見全壘打。

三個小時半夢半醒的車程間，這是我做的最後一個夢。

沙崙往台南的車搖搖晃晃的到站了。到了台南車站時我只剩套頭毛衣黏在身上，氣溫已經變成 25 度。車站人潮如水快速流動，我一眼就看到你動也不動呆站在剪票

口，雖然沒有和我對上視線，但我知道你的眼神像博雅門前那隻永遠在等蚯蚓的黑冠麻鷺一樣認真，你正在找我。你的擁抱是被陽光曬得蓬鬆的棉被，有著你故鄉的氣息，那裡就是我的目的地。

那幾天我們快速穿梭。我躺在你安平舊家的床上，聽你說櫃子裡每張照片的故事，看牆壁上一條一條鉛筆線和旁邊記上的日期，想著每次你量身高的時候你父母圍繞在你旁邊的時光；我們到嘉義短暫停留，KANO的雕像比我想像中小，但從你口中，我得知你對棒球的熱愛比我想像中深，甚至威脅到我在你心中的地位（但這樣的憂慮轉瞬即逝）；我們坐夜班車到高雄看燈會，兔子形狀的花燈點亮了蓮池潭、點亮了你的眼睛，那樣的景色讓我們差點趕不上末班車。

最後我們躺在奇美博物館外的草地上。陽光直射，曬得金黃的湖裡鵝跟鴨划水的樣子讓我想到那天下午的實驗課。我們臉緊貼著樹皮或匍匐著觀察樹根，尋找著地衣或苔蘚之類的黏附在樹幹上的矮小植物蹤跡，不知不覺就到了醉月湖旁的草地。夕陽在你身後，你就在我面前，我蹲踞著看你的時候你就變成剪影。也許是姿勢性低血壓或我太想找到那片地衣了，那瞬間你好像就是我在找的那棵樹，一棵用它穩定的姿態無聲證明願意庇護我的大樹，自此之後也會永遠如此的大樹。

回台北的車披著夜色，一旁的乘客朝自己身上掛了一件件大衣圍巾。照理說太陽下山後即使是南部也會變涼，但我卻不再感覺到氣溫的變化了，車窗上映著你的臉，我牽著你像握住一個永不過期的暖暖包。列車經過台南市區的時候我開始感覺到睏意，靠在你的身上，我在想像如果我從今以後定居於

此，那我們會怎麼度過每個假日。